



良心茶遊記

●良 心

野人山古道硝煙(中)

1943年10月24日，率先進入野人山的中國駐印軍是新38師的112團。他們作為中國駐印軍的先遣部隊秘密進入野人山，一方面掩護中美築路工兵加快修築中印公路，同時準備隨時向日軍發起攻擊。中國駐印軍進入緬北野人山反攻日軍，主要目的是要打通從印度經過緬北野人山進入中國的中印公路。

野人山，又稱克欽山區、枯門嶺或胡康河谷山，位於緬甸北部密支那以北的中國同緬甸和印度的交界處，北界中國西藏察隅縣。這個區域處於緬甸最北方，再北是冰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東西皆為高聳入雲的橫斷山脈所夾峙，方圓五六百公里。最高點本帕本山，海拔3,411米。山巒重疊、林莽如海。樹林裏沼澤綿延不斷，河谷間溝深林密，豺狼猛獸橫行，毒蛇蚊蟲肆虐。從每年5月下旬到10月間的雨季，不僅使森林裏的蚊蚋和螞蟥異常活躍，而且使得回歸熱、瘧疾、破傷風、敗血病等惡疾迅猛傳播。一般人難以在此地生存。古時山區內散居着克欽族（景頗族）、傈僳族和門巴族等族群，他們因很少與外界交往而被外界視為「尚未開化」的野蠻人。故這裏被稱為野人山，緬甸語意為「魔鬼居住的地方」。

野人山區的胡康河谷是古代中國通過雲南連接緬甸和印度的重要商貿與文化傳播通道——「蜀身毒道」（西南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據學者們研究，由漢代張騫出使西域時發現的「蜀身毒道」，從四川成都出發，經雲南大理到保山，再從保山出發，渡過怒江後抵達潞江鎮，翻越橫斷山脈高黎貢山來到騰沖，再往西行至密支那，繼續往北經過胡康河谷，翻越那加山直至印度東部重鎮雷多。這條中緬印古商道不僅承載着重要的商貿活動，更是文化傳播的橋樑。古代南詔、大理佛教的繁榮，以及起源於印度的佛教文化傳入緬甸、再傳入雲南的歷史，都與此道密不可分。

胡康河谷地形險峻、氣候惡劣且疾病肆虐，是「蜀身毒道」上一段極為艱險最難通行的路段。胡康河谷位於欽敦江的上游，東側是險峻的枯門嶺，西側是那加山。地勢低窪，且受印度洋氣流影響，形成了亞熱帶雨林氣候。這裏植被茂密，河流縱橫交錯。在雨季時，河水氾濫，加之蚊蚋、螞蟥和毒蛇等毒蟲群集，猛獸眾多，極易感染熱帶森林疾病。在醫學條件落後的古代，感染這些疾病的人往往九死一生。歷史上野人山胡康河谷多次成為重要軍事通道，見證了傷亡慘重的戰爭歷史。據資料記載，1942年4月，中國遠征軍96師及新22師和第五軍軍部數萬人越過野人山抵達滇西後，各部均損失近半，有3萬餘將士永遠留在了野人山。

從地域邊界講，野人山位於江心坡和南坎之間。江心坡位於今緬甸北部克欽邦與實皆省交界處的區域，是今雲南高黎貢山以西、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合流處之間的一個狹長地帶，北起西藏察隅縣南端，南面延伸至緬甸克欽邦野人山、尖高山與雲南江高山交界處，面積約2.7萬平方公里。野人山位於江心坡西側，是江心坡西部的地理延伸。江心坡區域植被茂密，溪流眾多，土地富饒，蘊藏着金礦、鐵礦、鉍礦以及翡翠等礦產資源。江心坡地理位置也極為重要，地處中緬邊境，是連接西藏與緬甸的關鍵通道。從雲南通過這裏可以直接到達藏南，是一個天然的防禦要地。如果這片土地仍然屬於中國，那麼邊境管理和交通運輸都會更加順暢。南坎是指位於南畹河和瑞麗江匯合處的勐卯三角地區，又名南畹三角地區，面積約250平方公里。

野人山地區是世界上著名的翡翠礦區，以產出高品質翡翠而聞名，其翡翠具有種老、種好、底淨、色整的特點，尤其以帝王綠、蘋果綠等色系最為珍貴。野人山翡翠礦區主要分布在烏尤河及其支流沿岸，形成於數億



●野人山中的中國遠征軍墓地。 作者供圖

年前的地質運動，礦床沿板塊邊界分布，分為原生礦（帝王綠、玻璃種）和次生礦（經風化形成的卵石狀翡翠）。這裏的礦區開採歷史可追溯至14世紀，明代已成為滇緬邊境的玉石貿易中心。

野人山地區的帕敢玉石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翡翠玉石礦區，以藍水翡翠和老油青種為主要特色。帕敢玉石場地處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礦區分布於第三紀礫岩相地質結構中，形成多層砂礦層，礦層深度達30米。底層因長期冲刷形成高密度硬玉晶體聚集。原石多呈礫石狀分布於沙土中，山石類以烏黑砂、黃鹽沙品質最佳。帕敢玉石場開採歷史可追溯至公元一世紀，是緬甸歷史最悠久的翡翠產區之一。翡翠礦藏潛力巨大，礦區分為原生礦（含帝王綠）和次生礦（質地更純淨），不同場口（如老帕敢、摩灣基等）因皮殼特徵差異影響品質判斷。

野人山以北的江心坡地區也以翡翠礦脈著稱。江心坡地區擁有全球95%的珠寶級翡翠礦脈，主要分布在霧露河兩岸。這個地區的翡翠因地質運動形成於印度洋板塊與亞歐板塊交匯處，以「玻璃種帝王綠」品質著稱，單塊玉石價值可達上億元。除翡翠外，江心坡地區還蘊藏大量金絲楠木，部分樹木生長周期超過千年，具有極高經濟價值。

野人山雖野藏寶，是座寶山，因此不僅是當地各族勢力的必爭之地，也成為西方殖民主義掠奪的目標。據史料記載，現緬甸北部的野人山及江心坡和南坎一帶歷史上曾長期屬於中國中原王朝管轄。後來因為帝國主義的入侵等因素終成異域。野人山的密林中不僅延伸着一條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而且隱藏着值得世人深思的千古歷史！



詩情畫意

●趙素仲

從诗经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七十一 賦棗得燭字

——王安石（兩宋時期）



王安石 賦棗得燭字（節選）
種桃昔所傳，種棗予所欲。
在實為美果，論材又良木。
風包墜未繡，日顯皺紅玉。
己亥初秋
素仲配畫



浮城誌

●羅大佳

老家的皂角樹

老家牟河壩，屋後的林地邊有一棵皂角樹，斜長在林地邊。樹幹不算很粗，樹皮卻裂着深深的紋，枝椏長得濃密，夏天一到，羽毛一樣的葉子青色無比，與眾不同。

皂角樹又叫皂莢樹，童年時我愛到樹底下撿皂角。青皂角像粗長的豆角，掛在枝上綠油油的，風一吹就搖晃；老皂角深褐色，一陣風兒吹過，會自己「啪嗒」掉下來幾片，撿在手裏硬邦邦的，聞着有股淡淡的清苦香味。皂角還有很大的藥用價值。但那時候是計劃經濟時代，肥皂和洗衣粉不好買，皂角在鄉村主要用於洗衣服。母親說青皂角得曬透才好用力，我就把撿來的青皂角攤在地壩的洗衣石板上，每天翻一翻，看着它們慢慢皺縮、變色，直到摸起來乾硬，才把它交給母親，就像在交一件寶貝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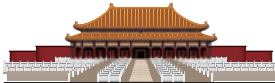
母親用皂角洗衣，是我童年時清晰的畫面。母親坐在屋簷下，把乾皂角掰成小塊，放進石確窩裏，加些溫水，用木槌「咚咚」地捶。捶着捶着，水裏就冒起細細的泡沫，清苦香味混着水汽飄開來，比從城裏買回來的肥皂味道好聞多了。母親把捶好的皂角水舀進木盆，再把髒衣裳放進去搓洗，泡沫順着她的指縫往下淌，像撒起了雪花一樣。有

時候我也湊過去幫着母親捶皂角，力氣太小，木槌太重，捶下去皂角在確窩裏絲紋不動。母親說：「別鬧，等一會兒用皂角水給你洗洗腦殼，腦殼以後不發癢。」

皂角樹為啥不能像酸臍子樹一樣，結點水果來給我們吃呢？我對皂角樹充滿好奇和不滿。有次我偷偷爬上樹去想探個究竟，腳沒踩穩，抓着枝椏晃了晃，差點摔下來不說，手心還被皂角樹的小刺扎破了。我咧着嘴哭，母親跑過來，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嘴邊吹，最後摘下顆青皂角，剝開皮給我嘗，青皂角芯的味道是一點點甜腥味中帶着濃濃的澀，我嘗了一點，隨即「哇」地吐了出來，腦袋搖得像撥浪鼓，從此對那棵皂角樹不再充滿好奇。

後來我參加工作，離開了牟河壩，每次回去看望老父老母，都要去屋後山林邊看看那棵皂角樹。有一年冬天回去時，陽光燦爛的，天氣很好，發現母親居然去撿些老皂角來曬着。我說，媽媽，現在已經不用皂角洗衣服了，您為什麼還去撿皂角？沒有文化的母親咧嘴笑了一下，沒有回答我。我想了想，覺得母親是在珍藏過去的生活。

皂角樹，珍藏着童年和故土。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紫禁城的至暗時刻與黎明

一百年前的紫禁城，紅牆黃瓦依舊，卻籠罩在前所未有的迷霧與危機之中。它雖然還是末代帝王的居所，卻成了一個巨大而沉重的象徵，其命運懸而未決的故事，由一位「官二代」深度參與，歷程充滿了戲劇性的轉折與孤勇的守護。

李煜瀛，字石曾——這是一個如今已被許多年輕人淡忘的名字——他是清末重臣李鴻章之子，標準的「頂流官二代」，卻走上了一條反叛與啟蒙之路。年少時，他甚至得到過慈禧太后的誇讚，但家族在他父親去世後陷入貧困危機。為了赴法留學，李煜瀛不得不放下身段，求助於父親的政敵李鴻章，李鴻章則以出乎意料的慷慨，找朋友資助了這位年輕人，送他遠渡重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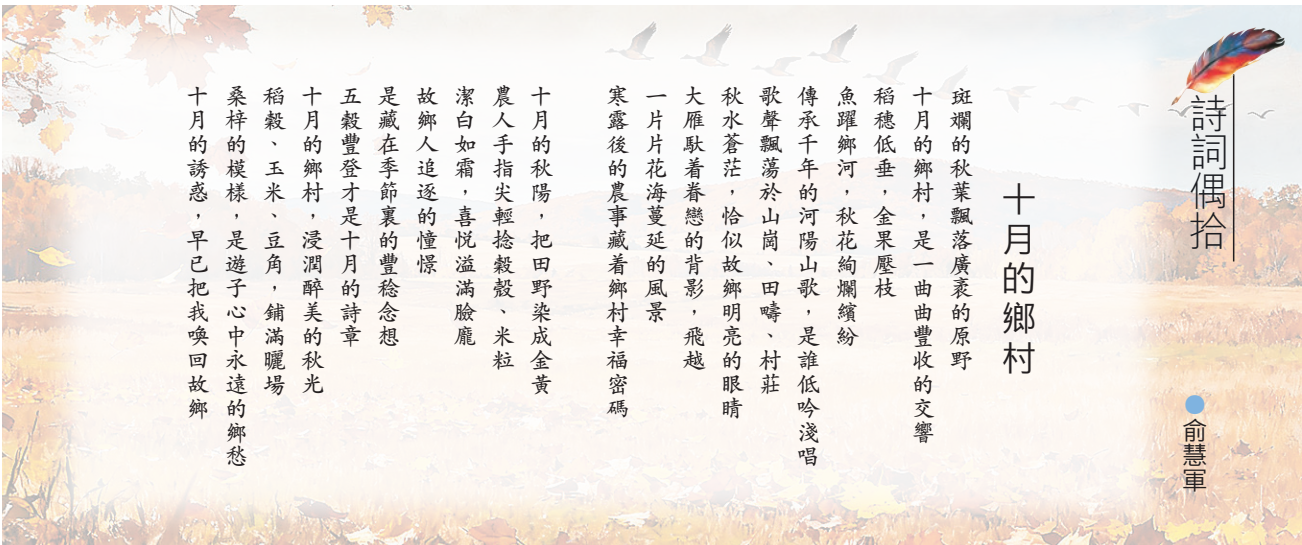
在法國，李煜瀛的行為在當時看來可謂「不務正業」：未專注於傳統學業，反而投身革命，立志推翻其父曾維護的王朝；同時，他深深沉醉於藝術世界。當他站在由皇宮轉型而來的盧浮宮前時，一個夢想油然而生：何時我們自己的紫禁城，也能成為這樣一座屬於全民的博物館和藝術的殿堂？

也許此時，這顆萌芽的種子，開始發端於心。辛亥革命後，清帝遜位，但依據《清室優待條件》，末代皇帝溥儀仍居於內廷，紫禁城成了一個「國中之國」。然而，這卻是紫禁城珍寶的「至暗時刻」。龐大的宮廷開支使溥儀陷入財務困境，他不得不將大量書畫、青銅器等國之重器，抵押給鹽業銀行，甚至通過弟弟溥傑等人偷偷運出宮變賣。無數瑰寶從此流散天涯，有的甚至輾轉海外，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然而，對於故宮來說，更大的危機即將接踵而至。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徹底驅逐出宮。皇帝走了，空蕩蕩的宮殿怎麼辦？一時間，輿論譁然，各方勢力對這座龐大建築的命運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張：有人要求其歸還清室；激進的改革者視其為封建餘孽，主張徹底拆毀；更實際的方案，是請來歐洲設計師，將核心建築「三大殿」改造為現代化的國民議會大廈。

紫禁城，這座承載了600年歷史的建築群，彷彿站在了被肢解或拆除的命運交叉點。

就在這歷史的十字路口，李煜瀛和他的同道們站了出來，那個曾在盧浮宮前許下的願望，迎來了實現契機。



以自己在民國文化領域積蓄的巨大聲望為牽引，1924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李煜瀛被推舉為委員長，成為了守護紫禁城的「帶頭大哥」。

這支特殊的「創始團隊」堪稱「全明星陣容」，匯聚了當時政界、軍界、文化界的頂尖力量：易培基作為首任院長，是魄力十足的實幹家，力主向公眾全面開放宮殿；史學泰斗陳垣是團隊的學術靈魂，他制定了極其嚴格的清點制度，如「點查人員不得單獨行動」，並且為文物建立了最初的「身份證」；而如莊蘊寬等耆宿則在後續的政治動盪中，如同「孤臣孽子」般以性命相爭，抵擋了軍隊試圖入駐的危機，誓言「我這把老骨頭，就擺在這裏了」！

在這群人的共同努力下，混亂的局面得以控制，海量的文物被逐一清點、登記、造冊，命運的齒輪終於轉動。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迎來了它的新生——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並對外開放。從皇帝的私產到國家的寶藏，從權力的象徵到文化的殿堂，故宮的轉型是一部驚心動魄的史詩。它始於一個人的夢想，成於一群人的堅守，最終，屬於每一個國民。

這段一百年前的故事，至今仍在提醒我們：文明的火種，需要智慧來播種，更需要勇氣來守護。



●懸掛李煜瀛手書「故宮博物院」門匾之神武門門樓（1925年10月10日）。 作者供圖